

時常想起那一夜

大約是十年前的事情了吧！即使過了十年，那一夜仍令我印象深刻。怒吼的狂風、傾瀉的驟雨、漆黑的都市…

蘭陽平原是個美麗的地方，三面環山，像一只巨大的畚箕，把人們安置在群山懷抱中的小小平原裡。也正因如此，每逢颱風到來，風雨往往被困在這片盆地之中，來得更兇、更狠。幼年時，我也曾經歷過幾次災難級的颱風——大片的都市陷入黑暗、窗戶被吹破、街道淹得一片汪洋。但隨著科技進步，區區颱風已經不足為懼，牢靠的建築、系統性的排水設施、強韌的電網…這些文明的結晶守護著我們。

新聞中的杜鵑颱風看起來一點也不可怕，頂多就是下個幾天雨然後風大一點吧！運氣好些搞不好還能放到颱風假。一個國小生無論再如何想像，颱風頂多就長這樣了。

誰知，現實根本不是這樣。

颱風登陸前，天空灰濛濛的。零星的小雨被強風吹得四處亂射，打在窗上，聲音斷斷續續，猶如生鏽齒輪的摩擦聲，顯得不協調又刺耳。為了避免屋內遭到侵襲，所有的門窗都被緊緊關上，縫隙用膠帶封死。雖然室內略顯悶熱，但在冷氣與電風扇的運轉下，仍能保持一種讓人安心的舒適。

夜漸深，風雨漸大，厚厚的雲層早已遮蔽天光，僅有牆上的時鐘提醒我們時間的流逝。狂風自窗戶的縫隙間強行通過，聲音尖銳，宛如野狼嗥叫，又像戰場上的號角，彷彿大自然正向人類宣戰；暴雨如同機關槍掃射般劈哩啪啦地擊打在玻璃上，震耳欲聾。但我仍堅信著：在鋼筋水泥、科技的庇護下，這些進攻，休想越雷池一步！

走上樓梯，我忽然滑了一下——樓梯間的窗子竟已被風雨攻破，一縷急流順著密封性較差的洞口灌入屋，我們趕緊將地拖乾，用抹布堵住缺口。問題解決了，但我心中卻出現了隱隱的不安，不過對科技的信賴仍是心中最穩定的支柱。

事實總與願違。全家的燈光掙扎似地閃爍了幾下，彷彿還想再抵抗，可最終仍像力竭的心跳般，一點一點黯淡下去。隨著最後一絲光芒熄滅，房間陷入徹底的黑暗。平時總習慣在耳邊繚繞的白噪音——電風扇的低鳴、冰箱的運轉聲——此刻全都消失殆盡，留下的只有空洞的靜默。在一片黑暗下，「靜默」這詞代表的不再是安寧，而是壓迫。好似一張無形的大網將我們牢牢束縛。

到了午夜，事情變得更糟了。風雨在窗外肆無忌憚地怒吼，似要把整座城市撕碎；而窗內卻因密閉而悶熱，沒有冷氣的空氣濃稠得令人窒息。鋼筋水泥本應是人類最堅固的堡壘，卻在此刻化作無形的牢籠。原本代表進步與安全的鋼鐵叢林，如今反倒成了最大的桎梏——我們被困其中，既逃不出風雨，也逃不過絕望。

停電帶來的不只是光的消失，連平時隨手可得的自來水也變得遙不可及。洗漱只能依靠事先儲存的幾桶水，連洗澡都成奢望。全家人只能擠在漆黑的客廳裡，靠著幾個手電筒撐起最後一點光亮，耳邊傳來斷斷續續的廣播聲。我們緊抓著那些聲音，就像在無邊風雨中捕捉最後的繩索，提醒自己文明世界還存在。此時我才明白，原來人類在自然的偉力下顯得微不足道而渺小。

雖然我睡意全無，但仍被父母親攆上了床。也是，或許這災難性的一切是場惡夢，只要一覺到天明，一切都能解決的！

天亮了，但亮的僅僅是天。厚厚的烏雲依舊壓在平原上空，室內仍籠罩在陰翳之中。社區的電網沒有恢復，炎熱與恐懼交織，使那一夜的睡眠格外不安穩。清晨醒來，樓下不再有熱騰騰的早餐，我們只能用幾片白吐司和餅乾草草果腹。

午後風雨漸歇，父親決定開車載全家去市區的百貨公司透透氣。當自動門打開、涼風迎面而來，頭頂的燈光明亮耀眼，空調的冷氣拂去燠熱的一瞬間，我竟感到一種久別重逢般的錯愕。短短一夜，文明世界的理所當然，竟已讓人產生與世隔絕的剝奪感。

我曾聽聞過一個故事：有些法醫在解剖完大體之後，會特意跑到臭氣薰天的公共廁所裡透透氣。因為長時間與大體相處，難免讓人產生一種與死亡過於貼近的錯覺，彷彿自身也處在危險之中。而公共廁所的刺鼻氣味，卻反而能帶來一種奇異的慰藉——因為生物唯有在最放鬆、最安全的狀態下，才會排泄。那股氣息提醒著他們：這裡是活人的世界，自己依然平安無事。

歷經一夜風雨摧殘的我們，走進百貨公司時感受到的燈光與冷氣，又何嘗不是如此？那明亮潔白的光線、規律運轉的電扶梯、喧囂的人聲，就像一道無聲的宣告：我們依舊與文明世界緊緊相擁著。

電網的恢復並沒有想像中迅速。文明的力量先傾注於更緊急的地方——倒塌的路樹、滑落的山坡、決堤的河水——幾天之後才輪到電力線路的修復。

(現在)

入夜時分，我站在窗前，望著遠方逐漸點亮的百家燈火。那一盞盞燈在黑幕裡交織成光的河流，撐起了人們所熟知的文明世界。

文明，脆弱得像張紙，唯有無數人的疊合與堆積，它才得以承載整個人類的重量——或許不能阻止風雨，但風雨，總會過去的！